儿子的一幅画

□徐则臣

年岁既长,情感的沸点反倒越来越低,经常端不住,一不小心就哭就笑。因为工作忙,下了班后及节假日的大部分时间都关在书房里读书写作,难得陪孩子,一直心怀歉疚。然而,歉疚的同时又一如既往地忙。实在心虚得自己都过意不去了,就想着为儿子做点事,补偿一下,也安慰一下自己。

儿子上幼儿园时,还不懂得他爸写作时尽量不要去打扰,想找我玩了,一推书房门就进来了。我写得正投入,总敷衍孩子也不是个事儿,就说儿子乖点,爸爸给你写童话呢。儿子果然不闹了,但诺言就算许下了。没事他就问,爸爸,给我的童话什么时候写好?我只好再敷衍,快了快了,写着呢。后来儿子聪明了,不再漫无目的地追问,设了底线:他幼儿园毕业时写出来就行,他要给班上的小朋友一人送一本。这个底线其实一点都不低,但愧疚愈发让我心虚,无论如何得如期完工。紧赶慢赶,儿子毕业之前,长篇的《青云谷童话》出版了,幼儿园老师和小朋友人手一册。送完书,过两天儿子放学回来,开心地说,爸爸,我们老师夸你书写得好!我鼻子眼睛瞬间就一起酸了,既惭愧又感动。这是我得到的最高奖赏吧。

“债”算还了,愧疚缓解了一些。儿子上小学这几年,眼瞅着“债台”又一天天高筑,我也想天天陪着他,但工作实在太忙,书要读,文章也要写。当然我知道这些都是借口,再忙也得陪孩子。然而道理明白,不代表事情就能做对,愧疚又一日日积压上心头。

年前在成都做社会调研,坐车去机场的路上,太太在儿子的家长会上发来微信,是一张照片,儿子的画,一个大胖傻小子,肚子上写了一行字:“妈妈,我爱您!”正打算夸小东西的画有长进,第二张、第三张照片也发了过来,是儿子两个同学的画,都是画了一个自己,画旁边写有一行字:“爸爸妈妈,我爱你们!”“爸爸妈妈,辛苦了!”我觉得哪里有点不对,不是要求只能一个家长参会吗?太太回:“是,都一个。”

一点没矫情,也没夸张,我突然难过得好像肠子都打了一个结,刚吃过晚饭的胃里陡地空空落落,眼泪哗地就出来了。别的孩子下笔都是“爸爸妈妈”,我儿子只写了“妈妈”。太太见我半天没吭声,回一句:“别多想。”能不多想吗?人家娃儿不管来的是爹还是妈,心里装的都是父母两个人;我儿子心里肯定没我这个当爹的。要是心心念念他爹,我去不去都会被提上一笔吧。

我相信儿子不是有意“晾”我,给个警告处分,他应该还没这心眼儿。但正因为是无意,更让我伤心。怨不得别人,完全咎由自取。但还是伤心,眼泪汪汪地到了机场,坐上飞机去了另一个城市。

落地已是半夜,打开手机,收到太太发来的视频,录的她跟儿子的对话。先从那幅画的构思说起,为什么把自己画成一个胖子?想让自己吃得壮壮的,好打篮球。为什么把衣服都涂成黄色?喜欢黄颜色呀。为什么把“妈妈,我爱您”写在肚子上?不是肚子上,是肚子里,装在心里呢。为什么写的是“妈妈”?要是爸爸来开家长会,我就写“爸爸,我爱您”了。那为什么不把“爸爸”“妈妈”一起写上?老师说,家长会刚开始就要给家长一个惊喜,来的是妈妈呀。可是别的小朋友都是“爸爸”“妈妈”都写上的呀。他们是写在旁边,我是写在肚子里,写在心里,我的字又大,心里装不下那么多字呀,所以就只写“妈妈”了。

视频之后太太又发了一条:“别自作多情了,人家根本没想那么多。”还加了一个幸灾乐祸的表情。

我的眼泪又出来了。说实话,有种失足后被挽救的感动,心中稍感安慰。视频里儿子的表情和答话都很自然,肯定不是娘儿俩一起演双簧宽慰我。但我也知道,这感动只是侥幸,不过是犯了错误这一次逃掉了惩罚而已。在异乡的后半夜,我回了一条:“一定努力把爹做好。”

大家V微语

人与自然

□胡弦

●人类与自然的话题是个老话题,征服说,适应说,和谐共处等等,我觉得都有道理,关键是既不能自信得过了头,也不能完全消极无为,要把握好度。

●大自然随时会给人类以教训,而且,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地面对它,它都是会给你教训的。但作为人类,抗争是主旋律。

●还有,在疫情中,我觉得人最重要的不光是重新打量自然,打量世界,还要重新打量自己。这就是人性的重新找回。辨认大爱,找回我们人性中最珍贵的东西,灾难,有时也能提供一个异乎寻常的通道。反之亦然,几乎每次大灾难中,我们挤压出人性中暗的部分。

谈天说地

吃莲藕

□管洪芬

生活是一位好老师,常能教会我们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。

因为一直工作的厂子生意不景气,导致我连续多天身处一种“低气压”的状态。周末,女儿追问“晚上吃什么”,我才想起居然忘了买菜。翻遍冰箱,只剩两节莲藕。想起家里的毛豆吃完了,而我一直用莲藕炒毛豆,毛豆没了,莲藕该如何下手呢?

女儿见我僵持,说:“老妈,你可真古板,没了毛豆,这莲藕还就没法吃了?你不会上网搜搜莲藕的其他菜式吗?”真是不查不知道,原来做莲藕的方法有这么多,除去莲藕炒毛豆和我嫌太麻烦的藕盒,还有单炒藕片、麻辣藕片、糖醋藕片、凉拌藕片、醋熘藕片、莲藕汤……各种做法数不胜数。

我觉得自己有点可笑,感觉自己一直以来的固定思维好可怕。晚上吃饭的时候,老公对我做的糖醋藕片赞不绝口。我忍不住和他谈起烹饪心得,并感慨道:“我想通了,其实换个工作也没那么可怕,就像这莲藕,换一种做法也没想象的那么难。菜谱上说做糖醋藕片要用苹果醋,刚好家里就有苹果醋,这应该就像我重找工作,别人需要的工作经验、工作操守、工种的技术水平,我都有,而且一样不差……”没等我说完,老公笑了,说:“这就对了,俗话说‘条条道路通罗马’,全天下的工作有这么多,只要你脑子活,敢尝试,路自然就多。而且只要肯干肯学肯创新,把新工作做好是绝对没问题的。”

顷刻间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人生很多事也是这样,不执拗,不纠结,换种思维何尝不会柳暗花明?

蚕豆

□胡扬

春天尝鲜季节,蚕豆与豆苗都是我的常备菜。这些天早晨不是炒蚕豆就是炒豆苗,给自己加点新鲜蔬菜。

那天看到我朋友圈晒早餐,在美国生活的梅子说,每年春天她都在阳台上种蚕豆。

“自己种蚕豆,原因之一是嘴馋想吃,美国有各种各样的豆,就是没有蚕豆。能吃上新鲜蚕豆,其实吃的就是稍瞬即逝的那种中国春天味道,是带着一丝清新纯香的家乡泥土气息的春天味道。再之是解思乡情节,看见蚕豆仿佛回到了家乡,就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罗汉豆,就想起孔乙己吃的茴香豆也是罗汉豆做的……

一直记得,蚕豆花是白色的夹带着紫色花芯,很像小蝴蝶。花落了结的蚕豆夹子碧绿如翡翠,饱满厚实很容易剥开。剥开后便看见肥肥嫩嫩的蚕豆宝宝。蚕豆宝宝外面还有一层薄皮,头上是一个深色的杠杠,剥一个口子挤出豆子肉,留下完整的口袋似的外壳。记得小时候,妈妈总是找到十个大小合适的蚕豆外壳,给我十个指头全套上。于是我张牙舞爪地做鬼脸,去挠痒痒,去找小朋友打闹。

还记得小时候,妈妈煮米饭时总是丢一些新鲜蚕豆粒在饭锅里,绿色蚕豆煮成淡褐色,挑出来用白色线穿了一圈。我就将蚕豆圈圈挂在脖子上,慢慢地吃,粉粉的糯糯的,有一丝丝的香甜。这个纯天然的玩具和美食,带着中国春天的味道伴随了我一生,记忆犹新,难以忘怀。

是啊,这个季节只要走到菜市场,我站在蚕豆摊子边,就走不动路了。有时是买人家剥好的,有时是买一大堆自己回家剥豆。或者香葱蚕豆,或者蚕豆炒腊肉,人间美味啊。

嫩嫩的蚕豆笨笨的,纤细的豆苗清清的。到了我这样的年纪,吃过了山珍海味、大鱼大肉之后,味觉也跟着人的性情一起,走上返璞归真之路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母亲不孤独

□郑宪

当然知道母亲是愈来愈孤独了。

去岁仲秋,在养老医院,95岁的母亲给我讲,她左耳似听不见了。想给母亲装助听器,母亲坚辞,说那东西吵,人到岁数清静好。

以前和母亲相见,她说家族历史、趣闻、老辈小辈轶事,一张口,叙述生动,苦中有乐。说她生我二姐时超预产期半月,还是难产,脚先出,浑身紫,遂在暖房放三天,才一点点缓回来,中间还发病危通知。其实母亲那次是大出血,医院有救护和打止血针。所以生我二姐,大人小孩都受伤。讲我弟弟小时看似胖嘟嘟、老实头,实际闷皮。那时我们搬到新村新房子,四周却荒芜,前面一条浅浅小河浜,死水微澜。“你阿弟跟在隔壁小阿哥屁股后,捉拿蝌蚪。感染细菌,发烧。遇见住楼下的医生,翻翻眼皮摸摸头,说肝炎,眼白都黄了。”

都是这件那件的家常,她讲,我记下来。好的事,不好的事,母亲不加油添醋,平实,短语,慢节奏,思路干净。

我很思恋这样的情境——和母亲对着话,有温暖阳光的日子更好,斜刺的光影照着她慈祥的额眉,她会用右手撩几下飘到额头上的银发。一个个片段慢慢凑成家族历史的故事,让我细水长流地体味过往沧桑。

母亲耳障日重,好在母亲眼明。不但眼明,还喜阅读,粗识英语。我们订了一堆报纸置她床边,闲书时有一本两本。有时也看我的文,仔细安静,读了会有寥寥几句评价。父母亲是一对及尔偕老的夫妻。父亲走后,我们天天有人守在母亲身边。真怕母亲身孤独,心也孤独。

之后便是这次全中国突发的疫情。春节前两天,我还去医院看望母亲,护理阿姨很吃惊:“你怎么没戴口罩?”逼我速战速决,压缩探望时间,凑上母亲耳根说话的机会也没有。再两天,医院一纸通知,关闭所有家属探望通道。疫情当前,病毒当道,母亲,真的要身也孤独心也孤独了。

这次带母亲走出孤独的是手机,是网络,是微信。人有潜质,任何时候触碰醒它,都会有好回报。一年前母亲还坚决拒绝手机,进养老医院之初,是万一遇急事时备用。就在医院“封院”前,母亲竟一下爱上手机,因为她眼睛和手指管用得很,除了浏览文章,还会清晰打字。无法见面,母亲就通过手机,每天向我们叙述她的饮食起居,心绪变化,细到一天有过几次大解及通畅后的舒适感。她把喜悦写出来,也把不快写出来,真实自然,和我们分享生理上心理上的感受体悟。

一次母亲不高兴,说护理员把一个反映个人信息的手环套住她,让她不自由,她很生气,护理阿姨急得远程传信搬救兵:老人家误会啦,发脾气,对身心有害。我们四个子女,外加两个女婿和两个儿媳,群起打温情牌,对她排解安慰。那天中午,母亲发回一段长长话,说看到我们的安慰,感动得泪流不止。其实她是一种宣泄,像天上一片云,早随风吹走了。那天中饭,她心情好,两个菜——一个红烧大排,一个白菜粉丝,吃得光光。

这两天,传来春天脚步,天气暖洋洋,出太阳,她心情却有另外一番忐忑不安,说这次病毒比“非典”严重得多,现在这么多可歌可泣的事在发生。“可我担心啊,天气逐渐热起来,白衣天使穿戴这么多衣服帽子,怎么在一线救治病人呢?真不敢再想下去……”

想着白衣天使安危的母亲还孤独吗?母亲过去对我说过,她就是一个物质世界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微小生命。在暗黑的旧时代里,她刚出生,就染上了当时会致命的传染病,差点出生即死。是她的母亲,冒着被感染生病的危险,日夜看护她。后来,她的母亲,真的感染了疾病,年轻轻便去世了。她的小小生命,是自己母亲一命搏一命换来的。所以,生,对母亲就是永远要感恩的事。

母亲不孤独,但我急切地要去看母亲——我们已经一个多月未相见了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 值 班:张红宇
一版编辑:吴天奇
一版美编:颜 威
零售专供报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6 935970 566666

总第8936期 | 社务管理部:22698080 编采管理部:22699233 | 发行部:22853760 广告部:22699260 22699261 订报热线:22895302 | 社址: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电报挂号:1032 邮编:110003 | 广告经营许可证:辽工商广字01—257号 印刷: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 零售价:1.00元/份 订阅价:300元/年